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6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一松文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五

起丁巳至壬戌凡六年

真宗六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
上天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
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
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二月丁丑詔曰朕
大庇烝民隆興至治彌綸闕失交屬於庶僚寤寐思

封禪事何嘗緘默

賢、屢頒于明詔、凡此臣工、若皆緘默、獻納何裨、况朕躬攬萬機、日披封奏、詳延百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用申誕告、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垂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宐、刑賞踰制、賦歛繁暴、犴獄稽留、並令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負奏事、或有急務、亦許非時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

魯宗道

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廳事、並置什器、候及二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苟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詔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以魯宗道劉燁為右正言、初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

守令

通鑑卷十五 宋紀
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戊寅。宰相親王以下悉進秩。庚寅。封交趾李公蘊爲南平郡王。己亥。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彭年撫州人。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好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

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曾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夏四月庚辰。陳堯叟卒。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父省華。初事孟昶。爲西水尉。仕宋歷光祿卿。知開封府。生堯叟。堯叟佐堯咨。俱登甲科。堯叟事親孝謹。與兄弟恒侍親側。堯叟平生唯此足稱云。戊子。邵州野竹生實。以食飢民。五月戊申。以王旦爲太尉侍中。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三
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且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
意止加封邑 巳酉熒惑犯太微 巳未奉太祖容
于西京應天院向敏中爲禮儀使 六月戊寅除昇
州後湖租錢五十餘萬聽民溉田 庚辰盜發後漢
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
治塋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
樵採之禁 秋七月丁巳王且罷且疾甚引對滋福
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
拜且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皇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
凌策李及且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
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
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
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
也 八月庚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
王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
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
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
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

細行不矜
在大臣名
臣尤為不
可

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它日德望勛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憚，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丙午，帝幸王旦第視疾。己酉，王旦卒。旦字子明，大名

萃人，祐之子也。以進士及第，致位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五
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

過唯不諫天書一節其為過大矣我歿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張旻罷冬十月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十一月辛丑曹瑋平鬼留家族乙卯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給貧民粥并瘞歿者罷工役放逋負釋繫囚詔陝西緣邊鬻穀者勿筭是年范仲淹為集慶軍節度推官始復本姓其上表有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之語用故事親切為時所

傳云、

二年春正月壬寅賑河北京東飢辛亥賜壽春郡王恤民歌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二月丁卯壽春郡王加太保進封昇王詔近臣舉常參官堪為御史者三月丙辰諭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夏四月庚寅赦天下閏月癸卯馬知節罷為彰德軍觀察留後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術愚俗不報五月壬戌詔諸州長吏存恤孝

舉御史

任布

弟力田者丙戌西京民訛言妖如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操兵自衛六月乙巳訛言帽妖至京師民自夜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尋詔捕嘗為邪法人耿槩等弃市妖遂不興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辛亥彗出北斗

應變

契丹張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真宗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七
秋七月壬申，以星變赦天下。八月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大赦百官，加恩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壬子，以李廸兼太子賓客。癸丑，作元良箴，賜皇太子。九月庚辰，賜京師酺。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以楊億為工部侍郎。三年春正月癸亥，貢舉人郭禎等見崇政殿禎冒喪赴舉，命典謁詰之，即引咎殿三舉。契丹用曹賢順

為燉煌郡王。二月乙未，河南府地震。契丹以王繼忠為南院樞密使。三月戊午，朔日食。丙寅，御試禮部貢舉人，翰林學士工部尚書錢惟演、楊億等坐知貢舉失實，降一官。夏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堦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奸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

寇準如此
可歎

通鑑卷十五
宋紀
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晉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蹟。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霓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

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

詔書設御
史何為

寇準門生

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軔。祐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是月，河決滑州，汎澶濮鄆濟徐境。秋七月壬申，以天書再見，羣臣上帝尊號，大赦。曹璨卒，璨字寶

臣彬子，善撫士卒，亦有父風。八月丁亥，大會道釋童行于大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辛卯，太白晝見。庚戌，遣使撫恤京東河北水災。彰德留後馬知節卒，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宋初從征李筠，李重進有功，領江州防禦使。知節以父蔭補官，自少忼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曰：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至是卒，謚正惠。冬十一月己巳，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以次舉行爲永制十二月辛卯向敏中加左僕射寇準加右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命翰林學士李昌武密覘之回奏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以曹利用丁謂並爲樞密使癸巳以任中正周起爲樞密副使處士李瀆魏野相繼而卒瀆字長源洛陽人野字仲先陝州人瀆即野中表兄也

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僉書樞密院

伺察之端

事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懷之庚午詔曰故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特行賁典式慰營魂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州縣存恤又詔曰故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州縣存恤賜其家粟帛二月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向敏中卒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位至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敏中勤政理慎采拔惜與張齊賢爭十萬之貲清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議少之。夏四月乙酉，有兩月並見于西南。復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去翰林六年而復入，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高麗求成于契丹，五月丁巳，發粟賑秦隴，始詔諸路置勸農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歲，凡農田事悉領之。其諸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

李迪妙用

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秋七月丁巳，太白晝見。辛酉，京城大雨，水壞廬舍。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癸酉，入內都知宦官周

已見太平
氣象

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洩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

以天書貶自取之也

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寮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貶準亦當但太遠耳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

通鑑卷十五
宋紀
則常有不盡絕小人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雖然準亦有以自取之。朱能何人。懷政何官。天書何事。乃附會以干進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異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十月壬辰以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十一月戊午召近臣于龍圖閣觀御製文詞。帝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游心于此。丙辰李迪丁謂罷時內出七百二十二卷付宰臣。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歿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

劉筠

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言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

晏殊不終

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甲戌。丁謂等請作天章閣奉安御集。十二月己丑。王欽若加司空。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庚寅。議事資善堂。命張景宗侍皇太子。楊億卒。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性耿介。尚名節。一時學

者翕然宗之、

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忼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誼、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

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它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于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閏月、京城穀貴、減直發常平倉、乙亥、帝不豫、力疾御承明殿、賜手書宰相、諭以輔導儲貳之意、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爲樞密副使、二月甲寅、審刑院言天下無斷獄、親策進士、是科得包拯、庚

包拯

午以孔子四十六世孫聖祐襲封文宣公。三月京東西水災，賜民租十之五。夏四月丙辰，客星出軒轅。五月乙亥，慮囚降天下死罪。六月丙午，太白晝見。秋七月甲戌朔，日食。戊寅，新作景靈宮萬壽殿。八月，馮守信卒。守信字中孚，滑州人，以三禮舉

馮守信

于鄉，歷官威塞軍節度使。守信初以儒業發身，行伍然本田家子，知民間疾苦，將兵治民，寬簡有法，人多稱之。壬戌，熒惑犯南斗。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冬十月壬子，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十一月，王欽若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

李垂

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時丁謂威權日甚，起居注李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任中正工部尚書。詔遇慶會，皇太子押班。高麗遣使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制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

通鑑卷十五
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甲寅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時太子幼，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李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登騎去。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極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

定策

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胡一桂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關於君德如此。夫庚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乙丑，以生日爲乾元節。丙寅，封元儼爲定王。丁謂、馮拯、曹利用悉進秩。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

正色立朝
亦少貶

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歿，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歿，遣中使齎敕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劔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歿，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

通鑑 庭知臣御六隱州參謂允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其有以大臣之義而造罪者... 臣知臣御六隱州參謂允...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臣知臣御六隱州參謂允...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依日夏與爲后言七不恐

通鑑卷之五十五 宋紀
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
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
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
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
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
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
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
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

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
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
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
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
則亦出爲京西轉運使改命馮拯爲山陵使秋七
月甲子朔日食幾盡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
簡魯宗道參知政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
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寮
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

用賢

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策。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先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真宗撫諭良久，它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至是皆獲擢用。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辛卯，貶丁謂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內侍鞠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丁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

浮屠因果
皆血氣不
足故有記
而逃爾

謀儉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
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
至于洛守劉燁所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眾寮時達
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
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初胡則坐丁謂黨降知信州
徙福州及謂貶崖州賓客盡散獨則間遣人至海上
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
為眾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
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注易
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

文彥博

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
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
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
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不當
推獎奪所賜服罷歸初江淮發運使李溥姦賊狼
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黃震代之將行上書自陳辭
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
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
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為溥訟奪一
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

黃震

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歿者十
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八月乙巳，太后同
御承明殿，垂簾聽政。冬十月己酉，葬真宗于永定
陵，以天書殉。

宋史贊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
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
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
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
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
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

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
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還是奉契丹諸臣因知
契丹之書，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
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
窺覷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
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亦不可訓

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
熏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
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
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

遲我十年
作相即此
行徑嗚呼
鄙哉

鞠詠

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于勛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甲戌吐蕃李立遵來。

馮元

給學田

附、丁巳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壬午。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十二月壬戌。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加馮拯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監史。次相

通鑑卷之五十五
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則分監
修國史於次相云

宋元通鑑卷第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六 起癸亥至辛未凡九年

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庚午契丹使初來賀
長寧節 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推茶
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負益衆
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

李諮
俞獻卿

得人

鹽法

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採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摧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按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

輸邊粟

舉諫官御

宋祁

宋庠

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二月壬戌，減諸節齋醮道場。三月辛卯，司天監張奎運上崇天曆。夏四月丁巳，詔近臣舉諫官御史各一人。五月庚午，詔禮部貢舉，時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曰大宋小宋。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姓同國號，名應郊天，甚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六月甲辰，罷江寧府溧水縣采丹。

砂乙卯，禁毀錢鑄鐘。秋七月辛巳，蠲天下逋負，時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帝益務約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八月，減天下臯一筭。九月丙寅，馮拯罷，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

枯竹生筍
意者未上
天書前

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
至是以疾罷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
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
大用事如真宗朝矣閏月戊戌故相寇準卒于雷
州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知巴東縣歷相位初太
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不豫遣人
取自洛至則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
臥具就榻而逝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
插竹焚紙相傳謂枯竹生筍誠若是準之至誠格天
不啻周公之感大風雷電矣然黨朱能比懷政益不

能無間然也要亦準之功大望隆或者附會其說云
己亥馮拯卒拯字道濟河陽人初拯父爲趙普勾
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
子異日當至吾位果舉進士位至輔相豈爵位顯晦
自有定數固不問其人品之如何也冬十月辛酉
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翰林侍講學士孫奭
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
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
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

廟禮

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十一月丁酉，禁江南巫邪。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至是詔江浙荆

夏竦

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戊午，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三月癸卯，王欽若上真宗實錄，是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是科得尹洙、周

尹洙
周堯卿

胡宿
葉清臣

堯卿胡宿而葉清臣預焉。夏四月辛酉，詔三司歲市紬絹，非土產者罷之。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六月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燃燈。秋七月癸丑，奉安真宗御容于玉清昭應宮安聖殿。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己卯，帝臨國子監，謁孔子，遂謁武成王廟。甲申，太白入太微垣。九月辛卯，祀太一宮，賜道左耕者茶帛。冬十月丙辰，奉安真宗御容于洪福院。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

郭皇后

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見疎。十二月庚午，詔開封府每歲正旦冬至禁刑三日。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于崇政殿。二月，詔陝西災傷州軍盜廩穀傷主者，刺配麟州牢城。夏四月丁丑，詔三館繕書藏太清樓。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割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己亥，賜隱士林逋粟帛。六月壬戌，太白晝見。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歿之。秋七月丙午，詔邊戶為羌所擾者，蠲租復役一年。八月，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九月乙巳，詔司

趙士隆等

理財之難
如此

天監奏災異據占書以聞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
斗辛酉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推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
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蠶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
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
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
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推之戊申王欽若卒欽若
字定國新喻人舉進士甲科位至左僕射司空同平
章事帝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
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

張知白

惡時人稱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十二月癸
丑以王曾爲門下侍郎與昭文館大學士張知白並
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
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
勛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
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契丹大閱聲言
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三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
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
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莫如
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

果罷去、戊寅太白晝見、

四年春正月己亥命張得象與流內銓同試百司人
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三
月甲申詔轉運使提點刑獄罷勸農司、己亥郵延
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夏四月壬子詔京東西
河北淮南平穀價、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壬午
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
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歛臯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己亥詔士有文而行不副者州

郡母得薦送、是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十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閏月
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
場民逋錢十三萬緡、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
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
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
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
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胡宿爲揚子尉縣大
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濟之活數千人、

相畧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系
秋七月辛未、減兩川歲輸錦綺、易綾紗爲絹、以給邊費、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己丑、詔施州溪峒首領三年一至京師、九月乙卯、詔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庚申、詔禮部貢院諸科通三經者、薦擢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冬十月甲戌朔、日食、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賜一子官、十二月丁丑、發米六十萬斛賑畿內飢、以蔡齊爲翰林學士、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

參知甚小
廉耻甚大

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知河南府、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己未、晏姝罷、姝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姝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姝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姝深器之、戊辰、以夏竦爲樞密副使、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

夏竦不終

仁宗有宋
第一賢君
功山講讀
若孫夷真
社稷臣也

王堯臣
韓琦
趙槩
文彥博

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龍圖閣學士
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
書無逸篇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二月癸
酉命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提舉。丁丑西
域僧法言祥等來獻梵書。三月戊申試禮部奏名
進士諸科賜王堯臣及第第一其諸一千七十六人
中又得韓琦文彥博趙槩。夏四月壬辰壽寧觀火
五月庚子朔詔武臣子孫有文藝者聽奏文資
壬寅太白晝見。癸亥楚王元佐卒。六月甲戌祈
雨于玉清昭應宮癸未罷諸營造之不急者。秋七

謝絳

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
塞滑州決河時謝絳通判常州上疏曰去年京師大
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
歿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
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
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顛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
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
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
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
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仁宗一

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闈。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咎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

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蘖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墍。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九月庚戌。閱龍衛神勇軍習戰。以程琳爲

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冬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己丑、頒新定五服敕、十一月丁酉朔、以陝西旱蝗、蠲民租、有持杖劫人倉廩者、詔減其罪、知諫院司馬光奏曰、周禮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

執法

司馬光

老成經濟之言

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鄉村大擾、不免廣為收捕、重加刑辟、然後稍定、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歿、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今歲水災已甚、嚴以除盜、而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且將不可禁禦、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壬寅、復作指南車、癸丑、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丁亥、詔百官宗室、受賂冒為親屬、奏官者毋赦、虢州知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

周日宣

通鑑卷七十六

宋 仁宗

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多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二月壬午，張知白卒。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先為龍圖閣待制，以朝廷重內職，輕外官，引唐李嶠議，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知青州。更踐中外，未嘗為身謀。與王欽若多不合。及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賜謚文節。三

趙元昊始此

月丙申朔，日食。壬子，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事于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癸未，命官減三司歲調上供物。庚戌，詔温州、鼎州、廣州貢柑子多不過千，少或百數，不得以貢餘為名。餽遺近臣，致累擔負重為人害。犯者有罰。自後鼎、廣免貢。五月乙未朔，交趾寇邊。是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六月丙寅，罷戎瀘諸州穀稅錢。秋七月壬子，江寧揚真潤諸州江水溢，壞官民廬舍。八月，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賑卹。乙亥，河決澶州。九月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冬十月，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十二月甲子，以范仲淹為祕閣校理。初，仲淹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故有是擢。

利用執法
是矣身自
驕橫何以
正人

晏殊荐范
士遜救曹
皆一節可
取處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鞋，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洎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洎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二月庚申朔，魯宗道卒。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及帝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歿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是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

后亦納諫

其姓，且言骨鯁也。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卒年六十四，平生剛正，疾惡少容，然亦不爲小廉曲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父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簡肅。議者以爲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丙寅張士遜罷初士遜之入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至是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宅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

陳堯佐

薛奎

然之時祥符知縣陳詒治吏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辯事下樞密堯佐獨曰罪詒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癸酉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時利用既斥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置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寬之。閏月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士

其後應詔
書者頗多
得人

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制舉及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增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三月乙丑，詔受昧官勿蔭。辛巳，契丹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夏四月辛卯，交趾李公蘊卒，其子德政遣使來告，以德政為交趾郡王。五月庚申，詔戒文弊。庚午，詔先朝文武官自刺史少卿監以上，並錄其後。庚辰，御承明殿。

王曙

臣寮請對，日昃乃罷。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畏天戒也。中丞王曙上疏曰：「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

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不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

蘇舜欽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晉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

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初太后受冊。將御太安殿。王曾執

范諷

執法

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損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秋七月癸亥以昭應宮災詔天下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八月丁亥朔日食詔罷天下職官田收其入均給之辛卯以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夏竦爲樞密副使己亥詔官犯賊毋使親民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摧酷鹽麪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飢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

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冬十月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城將執延琳以降丙午京師地震詔知州軍歲舉判司簿尉可縣令者一人十一月癸亥冬至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

舉縣令

何懼之有
真小人

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以此絕小人妙甚是君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庚午。詔周世宗後。凡經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著為令。以姜遵為樞密副使。遵知永興軍。太后遣宦者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躬督成之。因獲進用。陳堯佐繼知永興。奏曰。先賢墓

堯佐得軀

石。今十七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永久。乃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護之。八年春正月甲戌。曹瑋卒。瑋字寶臣。彬之子也。通左氏春秋。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卒年五十八。謚武穆。辛巳。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叔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三
貧窘。曩時士貧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二月戊子，詔太濫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范仲淹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

李之才
富弼
唐介

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三月，賜進士八百二十二人，是科得李之才、富弼、唐介、乙亥，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夏四月，轉范仲淹為殿中丞。五月丙辰，大雨雹。六月癸巳，呂夷簡上新修國史。秋八月，上書者言：推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

鹽法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
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
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
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
銀於京師，摧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
流行，而歲課耗矣。九月乙丑，姜遵卒。遵字從式，淄
州長山人。舉進士，知廬陵，召為監察御史，知吉州。高
惠連發遵在廬陵時賊事，按驗無狀，降延州通判。後
歷官樞副，長於吏事，餘無足稱。唯識范仲淹，以趙
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

武舉之始

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
也。聞者以為笑談。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試
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冬
十月丙申，弛三京河中府潁許汝鄭鄆濟衛晉絳瀋
亳宿等二十八州軍鹽禁。十一月戊辰，祀天地于
圜丘，大赦。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
德政，並加賜功臣。

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
郊聽任子弟。二月癸巳，詔復郡縣職田。三月，以
范仲淹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夏四月乙巳，閱大

宋綬
契丹主宗
真

樂、六月庚辰翰林學士宋綬上皇太后儀制、是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第謀逆、

孔道輔

使命

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冬十

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勵名節罷翰林學士宋綬時
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
知應天府十一月丁亥弛兩川礮禁十二月甲
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契丹封李德昭子昊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七 起壬申至癸酉凡二年

仁宗二

明道元年春正月契丹主帥羣臣朝其母二月癸
卯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丙午詔任廣南者毋過兩
任以防貪黷庚戌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丁卯
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
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

防貪法未善 李宸妃

通鑑卷十七
宋紀
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
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
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
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
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
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
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
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
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
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

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
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從之殯于洪福院三月契丹蕭耨斤慮契丹主懷
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
后歿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歿使
者還比反則后已歿矣夏四月知棣州王誨坐冒
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五月遣使點檢河北
城池器甲密訪官吏能否秋七月丙申詔諸路轉
運使舉國子監講官王曙罷丁酉太白晝見彌月
乃滅八月辛丑以晏殊參知政事甲寅以楊崇勳

舉講官

蔣堂

程琳

滕宗諒

劉越

為樞密副使、壬戌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九月庚寅、以舊寶冊為宮

火所焚、復作受命寶、丙申、皇太后出金銀器、易左藏緡錢二十萬、以助修內、冬十月庚子、黃白氣五貫紫微垣、十一月甲戌、以修內成、謝天地于太安殿、謁太廟、大赦改元、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遣楊吉授其子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壯、黠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十二月壬寅以楊崇勳爲樞密使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飢民遣使督視 二月戊戌彗星見于東北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初獻皇太

李垂卓識

詔士大夫
勵名節此
其人歟

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于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歿者復官謫者內徙 李垂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垂聊城人舜工其字也舉咸平中進士累遷著作郎初以忤丁謂出知州事竟坎珂以終其身甲午皇太后崩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鈞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

程琳不終

張知白

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夏四月壬寅

社稷臣

龐籍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

抑僥倖是文正第一相業

冊命而已詔臣僚宗戚命婦毋得以進獻祈恩澤及緣親戚通表章己未以張士遜爲昭文館大學士尋命爲山陵使兼園陵使初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己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罷先是夷簡宋小人難知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

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

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于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

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

都知閻文應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

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迪自太后崩

召還，未幾復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

為。於是呂夷簡忌之。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

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

王德用

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

用所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黜程琳為

汀州司馬。帝御邈英殿，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太

后時嘗請立劉氏廟，效唐武氏故事。蓋與方仲弓同

而人莫之知也。唯侍讀王洙聞之。五月詔曰：大行

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

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

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乙亥罷群牧制置使。六月

甲午朔，日食。壬寅，錄周世宗及高繼興、李煜、孟昶

劉繼元、劉鋹後。秋七月丁丑，詔知耀州富平縣事

張龜年 吏治

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戊子詔以旱蝗去尊號仍令中外直言闕政時蝗食少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仲淹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飢民有食烏昧少者擯少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為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朱綬綬固辭因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陳執中

救災

吳遵路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盡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大臣黨比罔上古今通患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擅為進退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

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惟陛下深念之。八月甲午朔。契丹使來弔慰祭奠。冬十月癸巳朔。太白犯南斗。甲午。禁登州民采金。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甲辰。詔以兩川歲貢綾錦羅綺紗。以三之二。易為紬絹。供軍須。兩太后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戊午。張士遜。楊崇

廟禮

勳。罷士遜。無所建明。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劾之。坐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並為樞密副使。時交趾虐其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納。蔡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却之不祥。請給荆湖閒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矣。後數年蠻果為亂。十一月癸亥。太白犯南斗。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甲戌。贈寇準為中書令。復萊國公。謚忠愍。是月。薛奎以疾罷。十二月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代其民歲

張皇后

輸。丁未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

夷簡不終

孫祖德 宋庠 劉渙 郭勸 楊偕 馬絳 段少連

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丁巳，詔明年改元。李之才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於書無所不讀，之才造其廬，勞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易，雍遂探賸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邵雍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性命之學何？雍再拜願受教，乃事之才受易，雍遂探賸索隱，妙悟神契，自是多所自得。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通鑑卷第十七

宋紀

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十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Blank page on the left.

